

【长篇小说】

女生长

杨川庆◎著
NUSHENGZHA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省长/杨川庆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214-06105-8

I . 女… II . 杨…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09828号

书 名 女省长
著 者 杨川庆
责任编辑 蒋卫国
特约编辑 欧阳勇富 徐晓倩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43千字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105-8
定 价 26.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鞠雪茹接到省委常委、秘书长周清阳从北京打来的电话时，正在兴农集团视察，作为一省之长，她在春耕备播前要查看一下磷复肥的生产情况，以便做到心中有数。省政府秘书长孟志明、省农委负责人和企业负责人陪着她从一个车间出来，刚进另一个车间的大门，就见秘书徐蕊越过几个人，快步走到她的身边，说：“鞠省长，省委周秘书长的电话。”

鞠雪茹接过徐蕊的手机，看了一眼自己的秘书，发现徐蕊年轻俊美的脸上满是紧张的神情，自己的心头不禁也是一紧。她摘下口罩，刚把手机贴在耳边，就听到里面传出周清阳急切的声音：“鞠省长……”车间里的噪音不小，手机里的声音鞠雪茹听着费劲，只好走出车间，在门外接听。孟志明和徐蕊担心鞠雪茹有什么吩咐，也跟着她出了车间的大门。鞠雪茹接完周清阳的手机，脸色骤变，刚才视察时平静的表情被眼下痛苦的表情所替代。她无力地垂下手，对孟志明说：“北京医院关于陶书记病情的诊断与我省医大的诊断

一致，他患的是肝癌。”

孟志明一愣，不知所措地看着鞠雪茹，发现她的眼角有些湿润，心里感慨：眼前的省长毕竟是女流之辈，省委书记患了重病，她竟然毫不掩饰自己的难过，要知道，有些人曾经传过这两个党政一把手的绯闻。好在她的身边此时只有自己与徐蕊，否则不知又会弄出什么传闻。61岁的省委书记陶俭荣身体不好，省城医科大学的专家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最后诊断为肝癌。陶俭荣的老伴邱慧不放心省里的诊断，提出到北京再做一次检查。周清阳和省卫生厅厅长等人陪着陶俭荣到了北京，住进了北京医院。自从陶俭荣住院，鞠雪茹每天都要与周清阳通通电话，询问一下情况，她希望省里的专家关于陶俭荣患了肝癌的诊断是误诊。现在北京专家的诊断结果出来了，竟然与省里的专家相同，这让鞠雪茹感到难过。站在身后的徐蕊很机敏，她掏出纸巾递给鞠雪茹，鞠雪茹轻轻擦了几下眼角，又把纸巾递给了徐蕊，说：“志明同志，给天伟同志打电话，请他将陶书记的病情通报给各位省委常委，并安排一下到北京看望陶书记的有关事宜。”说完，意识到让身为正厅级的省政府秘书长孟志明给省委副书记遇天伟打这样一个带有交代性质的电话不妥当，又说：“还是我来打吧。”她让徐蕊接通遇天伟的电话，自己作了一番交代后，这才又进了车间的大门。

大门内的陪同人员并没有注意到鞠雪茹的表情有些什么细小的变化，作为一省之长，她出去接个电话，肯定是什么急事，别人不好跟着出去在一旁倾听。鞠雪茹将口罩戴上，正了正帽子，说：“走，我们接着看。”大家拥着她进了车间。视察完毕，鞠雪茹在换衣间脱掉企业的工作服，摘下帽子，松了松头发，抻了抻身上鸭蛋青色的羊绒衫，跺了跺脚上皮鞋上面的浮灰，然后穿上自己的藏青色风衣，走了出来，出现在大家眼前的依旧是那个脸面丰腴、眼睛明亮、体态匀称、气质优雅、着装得体的中年女省长。一行人陪着她到了集团的办公楼，在会议室里，她听取了企业负责人的情况汇报，觉得还不错，就鼓励了一下，然后提了几条要求。企业负责人表示一定按照鞠省长的要求抓好生产，为打赢春耕备播这一仗贡献力量。末了，企业负责人说：

“我们准备了一顿便餐，请鞠省长留下吃晚饭吧。”

鞠雪茹微微笑了一下：“我今天不在你们这里吃饭了，如果你们按时完成了生产计划，春耕备播结束后，我请你们集团班子成员到省政府食堂去吃饭，为你们庆功。到时我拿出两瓶好酒来，那可是我到贵州开会，人家省政府领导送我的地地道道的茅台呀！”

企业负责人一边笑着，一边用眼神请示孟志明。孟志明知道鞠雪茹刚刚接到陶俭荣的肝癌确诊的消息，不可能有心情留下来在企业吃晚饭，就轻轻摇了摇头。企业负责人就说：“我们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喝到鞠省长的好酒，也盼着有一天鞠省长能在我们这里吃顿便饭。”

鞠雪茹站了起来，一边说着“好、好”，一边跟集团班子成员挨个握手。

回到省政府，鞠雪茹接到了遇天伟的电话。遇天伟说，已经向各位省委常委通报了陶书记的病情，省委办公厅拟定了到北京看望陶书记的人员名单，也与民航方面进行了联系。拟定的去看望陶书记的人员为省级四大班子主要负责人，乘坐的航班为明天从省城飞往北京的最早航班，早上7点30分起飞，上午9点钟到达北京首都机场。鞠雪茹同意了这个安排。

鞠雪茹放下电话机，电话又响了起来，她看了一眼，响铃的不是刚刚通过话的这部白色电话机，也不是黑色的省政府内线电话机，而是黑色电话机旁边的红色电话机，她的心一紧。这部红机直通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它每次响起来，传递的都是异常重要的指示和信息，不知今天又是什么情况。她拿起电话，里面传出一个中年男人浑厚的声音，他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负责人，通知鞠雪茹明天下午3点钟到北京中南海，中央分管组织工作的领导同志找她谈话。鞠雪茹问了一句：“能告诉我要谈的内容吗？”那位负责人并不回答，又把通知在电话里念了一遍，在得到鞠雪茹准时到达的肯定回答后，就撂了电话。鞠雪茹放下红机，不禁自责了一下，觉得自己刚才没有沉住气，问了一句不该问的话，很不符合她的身份。可是，负责组织工作的中央领导找自己谈话，要说自己平静得仿佛心如止水，明摆着是假话。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她一时沉静不下来。作为省长，她经常接到国务院领导关于某项具

体工作的指示和要求，但分管组织工作的中央领导找她谈话，这还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她两年前即将担任省长的时候。在担任省长之前，她出任副省长、常务副省长、省委常务副书记时，则是中央组织部领导找自己谈的话。身在政界，鞠雪茹知道这第二次谈话非比寻常，但怎么个非比寻常，她自己也判断不出来。

徐蕊走进鞠雪茹办公室，提醒道：“鞠省长，该吃饭了。”

鞠雪茹看了一眼对面墙上的挂钟，已经是晚上6点了。从郊区的兴农集团回省政府的路上，她向徐蕊交代过，在省政府食堂吃过晚饭后，要把今天的文件处理完，让徐蕊通知机要秘书做些准备。她和徐蕊离开办公室，下了电梯，出了省政府办公主楼，走向右侧的一栋小楼。

二月依旧是昼短夜长，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省政府大院的路灯灯光透过甬道两边的树枝斑驳地落到地上，有些地方亮一些，有些地方暗一些。鞠雪茹走在甬道上，感觉到此时的气温明显比白天低了，脚步就加快了一些。

这栋三层小楼是省政府餐饮服务中心。一楼、二楼是处级以下干部职工就餐大厅，三楼左边一部分是厅级干部就餐大厅，右边是四个大单间，其中最里边的一个大单间是省级干部就餐处，另外三个单间作为机动，大部分是省政府办公厅的领导、处室负责人在此招待客人，有时候省领导也在此招待一下不见外的客人。要是招待见外的客人，省领导就会把地点安排在省政府接待办属下的两个宾馆里。这座小楼最热闹的时候是星期一至星期五的中午，早晚和双休日来就餐的只有加班的干部职工和住省政府集体宿舍的单身一族。

徐蕊进了一楼的就餐大厅，鞠雪茹走上三楼，进到右边最里边的大单间，看到分管工交工作的副省长梁国喜和分管农业工作的副省长朱启东坐在一张饭桌的两边在吃饭，忍不住笑了：“你们两个一工一农，一胖一瘦，怎么凑到了一起？”然后坐到了两人的中间。

年龄同为52岁的两个副省长反差确实很大：梁国喜高挑瘦削，肤色黝黑，显得单薄；朱启东矮小肥胖，肤色红润，显得健壮；梁国喜的声音温和，朱启东的声音洪亮；加上两人的分工，难怪鞠雪茹笑了。梁国喜说：“白天陪了

一下国家交通部的客人，今晚7点，我要领着省发改委、经委和铁路局的几位同志开个小会，研究一下省城至江州市城际铁路客运专线方案，好尽快上报铁道部。”朱启东说：“我刚从松阳市检查春耕备播回来，到这里吃口饭。”

服务员端过饭菜，摆在了鞠雪茹的面前。晚饭很简单，每人四小碟小菜，大米粥和馒头随便吃。鞠雪茹知道两位副省长忙的事情都是上次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的事项，她喝了一口粥，说：“我今天下午到兴农集团看了看，情况还不错。”

鞠雪茹视察的企业与朱启东分管的工作有着直接联系，朱启东就说：“国喜，这两年多亏有了兴农集团，春耕备播才有了抓头，你还得再支持一下，扩大生产规模……”

梁国喜故作不悦地说：“启东，你这是在鞠省长面前烧我的火……”

“我是当着鞠省长的面说你的政绩……”

鞠雪茹理解眼前两位副手关注的话题，本来这两年国家出台了不少对农业的扶持政策，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高了，没想到农资价格也“水涨船高”，几乎将国家给种粮农民的优惠政策勾平了，国有控股的兴农集团的产品在平抑省内化肥价格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吃过晚饭，三个人从食堂回到了办公主楼，乘坐电梯，上到四层的省长办公区，各自进了自己的办公室。鞠雪茹推开门，看到徐蕊和机要秘书正在办公桌前摆放文件。徐蕊总是这样，她虽然与自己服务的领导一同到食堂吃饭，但总是抢在领导前面回到办公室，不会让领导在办公室里等她。机要秘书是一个精明的小伙子，看到鞠雪茹，就说：“鞠省长，这是今天所有的文件。”说完，就和徐蕊退了出去。

按照习惯，鞠雪茹首先阅看放在一摞子文件上面的急件，签署完处理意见，她打电话将徐蕊叫过来，让徐蕊按照自己的批示意见，交给机要秘书转出去。待徐蕊拿着那些急件走出去，她继续阅看余下的文件。看完这些文件，才在徐蕊的陪同下，回到了位于省城西南部的家里，这时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

鞠雪茹居住的这栋二层小楼是一座保护建筑，是一位犹太商人于1911年

建成的一座具有法国古典复兴风格的私人住宅，中央部分通高到顶的凸出体，孟沙式双折高屋顶，花栏杆围成的女儿墙，无不显现出简洁、匀称、优美的造型。犹太商人住了几年之后，几经转手，在共产党接收前，这里是国民党剿共司令的官邸。解放后，这里已经住过 8 任省长，鞠雪茹是第 9 任。

在大门后岗亭里站岗的武警战士听到了鞠雪茹的司机按响的互相约定的笛声后，打开大门，奥迪轿车驶进院子，停在楼前。鞠雪茹下车，从徐蕊手里接过拎包，踏上不高的台阶，进了小楼。她身后的徐蕊转身钻进车里，奥迪轿车转过头去，离开了楼前，向大门奔去，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夜幕中。

一楼的几个房间分别是会客厅、餐厅、厨房、储藏室、保姆的卧室、卫生间；二楼的几个房间分别是夫妻俩的卧室、女儿的卧室、机动卧室、书房、浴室、卫生间。鞠雪茹走进二楼的卧室，看到冷健还没有睡，正倚着床头看书。冷健看到鞠雪茹疲惫的样子，忙从床上下来，接了一杯水递给她。

鞠雪茹喝了一大口水，把杯子递给冷健，然后打开衣柜，拿出一套白色棉质睡衣，换掉了身上的衣裤。冷健又仔细看了鞠雪茹一眼，问道：“有什么烦心事吗？”

鞠雪茹一直佩服在省政协担任副秘书长的丈夫的眼力，他往往能从她脸上的神情和眼睛的神色中察觉出什么。她说：“陶书记的病情，北京医院确诊了，我明天到北京去看望他。”有关中央分管组织工作的领导找她谈话的事情省略未说。

高大健壮的冷健知道陶俭荣这个搭档对于鞠雪茹的重要性，这之前的省党政一把手从来没有像陶俭荣与鞠雪茹这么默契过。现在，陶俭荣患了肝癌这种重病，鞠雪茹心里不快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冷健关爱地看着鞠雪茹，说：“柳姐已经放好了热水，你去泡泡吧。”

柳姐是鞠雪茹江州老家的邻居，今年 56 岁，比冷健大两岁，比鞠雪茹大三岁，已经在冷家做了 6 年保姆。

鞠雪茹感激地看了冷健一眼，说：“我是想泡个热水澡，解解乏。”她进了挨着卧室的浴室，褪掉睡衣，在浴缸里躺下，顿时感到一阵惬意，疲惫、伤感、

不安仿佛不翼而飞。省委一把手重病确诊，中央领导找自己谈话……突如其来的事情让她的心一晚上也没有平静过，即使她在处理文件的时候，一些念头也时不时地挤进脑海：如果陶俭荣的病治不了怎么办？中央是要调整自己的工作吗？怎么一点苗头也没有？……此时，她闭上眼睛，享受着眼前难得的安静。大约泡了有 20 分钟，她睁开了眼睛，从浴缸里迈出来，擦干身上的水珠，穿上了睡衣。她把浴缸里的水放掉，又用拖布擦了擦地，然后从浴室出来。她走进卧室，在上床的时候，看到了冷健温柔的眼神。她的心一动，刚刚在床上躺下，冷健就抱住了她。

鞠雪茹与冷健结婚后，由于工作不断变化，两人聚少离多，性生活过得不规律，用冷健的话说，他常常处于饥饿状态，而鞠雪茹呢，忙起来了，就把性生活看得很淡，直弄得冷健觉得自己是找错了女人。没想到的是，自从女儿冷琦去年考上中国传媒大学，去了北京，家里就剩下了老两口，鞠雪茹与冷健做爱突然有了感觉，要知道，冷健已经 54 岁，鞠雪茹也已经是 53 岁了。两人做爱的频率有时高，有时低，但鞠雪茹的感觉很好，就好像两个携手前行的亲人，通过身体的交融达到了心心相印。现在，冷健亲热地搂抱着鞠雪茹，鞠雪茹将自己偎到了冷健的怀抱里，当他从她身上下来时，两人都感到了身心的愉悦，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晨 6 点 30 分，省级四大班子主要负责人和他们的秘书在省委大院集合，上了省委办公厅准备的一辆考斯特中巴车。鞠雪茹既是省委副书记，又是省长，严格说来是省委、省政府两个班子的领导；遇天伟是省委常务副书记，是除了陶俭荣之外省委这边的最高领导；由于陶俭荣兼任省人大主任，赴京的是省人大常务副主任；此外就是省政协主席。省公安厅警卫局出了一台前导车，引领着中巴车飞快驶向机场，半个小时后，两辆车停在了机场贵宾候机室的门前。他们在贵宾室稍稍坐了一会儿，喝了几口茶，就在一位机场负责人的陪同下走过贵宾通道，登上了飞机。四位省领导的座位在头等舱，四位秘书坐在经济舱的头排。省委办公厅已经向民航报了“要客”，空姐热情地询问他们需要什么，省政协主席要了一条毯子盖在腿上，其他三人没有什

么特别需要。

飞机抵达首都机场上空的时候，为了等降落的跑道，多在空中盘旋了两圈，落地时比预计降落的时间晚了 10 分钟。他们从贵宾通道走了出来，省政府驻京办主任赵广友带着接待处处长在贵宾出口迎接。一行人上了一辆驻京办的奔驰面包，伴着熙熙攘攘的车流、人流，驶向市区的方向。车刚刚通过机场高速路收费站，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赵广友就从放在身边的包里拿出一份报纸，转过头对坐在第一排的鞠雪茹说：“鞠省长，这是今天刚出版的报纸，报道了我省的一些情况，我觉得还是早点给你看到为好。”说着，把报纸递给了鞠雪茹。

鞠雪茹接过报纸，这是一家中央级报业集团主办的《京华新报》，在全国很有影响，发行量也很大。她翻了一下报纸，第 6 版整版报道的题目刺痛了她的眼睛，《松阳市 36 户农民 4000 亩耕地被变相抢占，上访两年无果生活无着苦不堪言》。她看完了整篇报道，面包车已经下了机场高速路，进入了北京市区。她转过头将报纸递给坐在自己身后的遇天伟，说：“天伟同志，你也看看。”

遇天伟接过报纸的时候，发现鞠雪茹的脸色很难看，知道报纸报道的内容让她动气了。他快速浏览了一遍，不禁也吓了一跳。报道反映说，松阳市城北区政府将该区新阳镇沟西村 4000 亩农民的集体土地卖给了一家民营企业，搞得 36 户农民无地可种，农民连续两年上访，当地政府不仅不解决问题，还让公安机关拘留了一些农民。目前，上访农民生活极度困难，衣食无着。遇天伟刚想与鞠雪茹讲讲自己的想法，抬头看见毛主席手写的大幅院牌，知道已经到了北京医院的大门，又低头看看手表，正好是上午 10 点半。

鞠雪茹半个月没见陶俭荣，发觉原本魁梧的省委书记瘦了不少，但情绪还是很乐观的。他倚坐在病床上，与省级四大班子的负责人一一握手，笑着说：“还没到送别的时候，各位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听了陶俭荣幽默的话语，鞠雪茹笑不出来，她说：“陶书记，省里的同志都很牵挂你，我们几个作为代表祝你早日康复。”

比陶俭荣小两岁的邱慧在一边埋怨道：“鞠省长，你看我们家老陶，从来

不把自己的病当作病。”

鞠雪茹注意到，邱慧说着说着，眼圈红了。

病房里有沙发、椅子，陶俭荣让大家坐下来。周清阳向大家介绍了医院肿瘤治疗中心和北京其他医疗机构的一些专家共同研究的治疗方案。周清阳今年47岁，是省委班子最年轻的常委，一向神采飞扬的，经过与一把手在北京半个月来的折腾，明显憔悴了不少。大家听完周清阳的介绍，纷纷安慰陶俭荣和邱慧，说些“既然身体有病了，就好好治疗，争取早日康复”之类的话。

陶俭荣依旧笑着说：“你们放心，我会和疾病好好斗一斗的！”说完，像想起什么似的，对站在邱慧身后的秘书卢明说：“小卢，你把那份《京华新报》拿来。”

小卢并不小，他是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人，可在61岁的陶俭荣面前就是小字辈了。他走到病房窗前的办公桌旁，从一堆报纸里找出一份，递给了陶俭荣。鞠雪茹发现，陶俭荣手里的那份报纸与自己刚才在面包车里看到的是同一期。陶俭荣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用右手举着报纸说：“雪茹同志，这份报纸你看了吗？”

鞠雪茹说：“广友同志给我看了。”

陶俭荣严肃地说：“如果报道属实，问题是很严重呀！我让小卢上网查了一下，京华新报网有这篇报道，网友们的跟帖很多，有些网友的话说得很难听，我们务必高度重视！农民连续两年上访，松江市政府居然无动于衷，还拘留了上访的农民。天伟同志，那个罗旋我们是不是看走眼了？”

坐在沙发里的遇天伟明白陶俭荣话里的意思。罗旋曾经担任过遇天伟的秘书，后来到省政府办公厅担任副主任。两年前，省委在研究罗旋出任松江市市长时，鞠雪茹与陶俭荣的意见不一致，身为省长的鞠雪茹出人意料地反对这一动议，要知道，罗旋可是政府那边的干部，要是被重用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对鞠雪茹都是有利的。这么浅显的道理，鞠雪茹似乎并没有悟到，她在省委常委会上点出了罗旋的缺点，却没有被陶俭荣认可。也是在同一次

省委常委会上，在研究决定天华市市长时，鞠雪茹极力推荐的人选是省经委副主任马继生，陶俭荣却不赞同，他提出了别的人选。最后，省委书记和省长各自退让了一下，做了一下妥协，鞠雪茹反对的罗旋担任了松阳市市长，陶俭荣反对的马继生担任了天华市市长。现在，面对陶俭荣的问话，遇天伟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好在陶俭荣也并不是要他直接回答。

省政协主席和省人大常务副主任从陶俭荣的疑问中，明白报纸上的报道影响很不好，就分别从陶俭荣和遇天伟手里拿过报纸看了起来。

鞠雪茹并不是没有悟到提拔省政府办公厅的干部对自己是有加分效果的，她只是不欣赏罗旋，觉得他身上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劲儿。她说：“陶书记，我的意见是向松阳市派出调查组，就媒体报道的有关情况开展调查，依据调查结果妥善处理。”

陶俭荣看了看遇天伟，征询道：“天伟同志的意见呢？”

遇天伟说：“我看还是先让松阳市政府写一个报告，说明有关情况，省里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为好。”

陶俭荣没有说什么，他在等待翻看报纸的省政协主席和省人大常务副主任。鞠雪茹又和邱慧聊了聊陶俭荣的饮食问题。邱慧年轻时长得很漂亮，现在的气质也是不俗，满头的白发不仅没有显出她的老态，相反倒增添了不少韵味。邱慧说，医院安排的伙食很好，是针对病人病情安排的营养餐。他们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除了儿子在美国外，两个女儿都在北京，老陶要是特别想吃什么，女儿可以做好了送来。站在邱慧身边的大女儿说：“鞠阿姨，爸爸的饮食不成问题，您就放心吧。”

鞠雪茹知道陶俭荣的家庭情况，也见过他的两个女儿，两个女儿长得漂亮，人也不错，对父母很尊敬。大女儿在大学里教书，是个副教授；小女儿在国务院所属的一个部门工作，是个副处级公务员。

省政协主席和省人大常务副主任看完了报纸，见陶俭荣在等待自己意见，虽说处理松阳市土地纠纷事件不是自己职权管辖内的工作，但都表明了态度，说同意鞠省长的意见。

陶俭荣说：“我也同意雪茹同志的意见。天伟同志，你就少数服从多数吧。雪茹同志，就向松阳市派出调查组，调查组成员就从省国土资源厅、省农委、省信访局、省公安厅抽调人员组成，组长就让省国土资源厅的一名负责同志担任。”

鞠雪茹表态说：“好，我这就安排。”说完之后，她像想起什么似的，又说：“陶书记，中央领导下午要找我谈话。”

陶俭荣并不吃惊，亲切地说：“要准时去。”

大家最后都说些安慰陶俭荣的话，祝愿他早日康复，就走出了病房。鞠雪茹走到病房门口，回头看了一下，见陶俭荣正在看着她，眼神很特别，凭着与他5年来的相处，她明白那眼神里既包含着信任，又包含着期待，还包含请她放心、他会战胜病魔的意思，鼻子一酸，强忍了忍，没有让眼泪滴出来。

鞠雪茹一行上了面包车，向省政府驻京办事处驶去。在车上，鞠雪茹让徐蕊接通了朱启东的电话，然后接过来，向他交代了刚才研究的向松阳市派出调查组的意见。

电话那头的朱启东嗓门很大：“鞠省长，我正要向您汇报呢！松阳市政府今天早上就看到了媒体的报道，他们派政府新闻办的同志立即赶往省城，上午11点，邀请中央新闻单位驻省城记者站的记者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说市政府今天已经组成调查组，到城北区新阳镇沟西村进行调查。他们刚开完会，我让秘书上网看了看，几家新闻网站都发了新闻发布会的消息……”

朱启东说的情况让鞠雪茹一愣，她没有想到松阳市的反应这么快，就“哦”了一声。

朱启东的大嗓门还在“哇哇”地响着：“鞠省长，能不能把省里要成立的调查组与松阳市已经成立的调查组合起来，组成一个省市联合调查组？”

鞠雪茹心里赞同朱启东的意见，但考虑到派出省调查组的意见是刚才大家一起商量的，自己不好马上表态，就说：“我请示一下陶书记。”她合上手机，将朱启东的意见向大家讲了，大家都赞同将省市调查组合起来。鞠雪茹又给卢明打电话，要跟陶书记通电话，卢明很快把手机递给陶俭荣。

陶俭荣听了情况，说：“罗旋这家伙还行嘛！好，就由省市联合调查组开展工作吧。”

鞠雪茹把意见告诉了朱启东，朱启东声音洪亮地说：“鞠省长，我下午就把省里的调查组派下去，在沟西村与松阳市的调查组会合。”

车到了驻京办，几位省领导进了各自的房间，擦擦脸，洗洗手，然后到了餐厅。吃饭的时候，大家各自说起下午的行程。遇天伟要到广电总局，汇报一下总局支持贫困地区的电视转播设备使用情况；省政协主席要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看望在那里学习的几位省级民主党派负责人，晚上到在京工作的儿子家看看孙子；省人大常务副主任要去自己的母校北京大学看望老师。除了鞠雪茹，其他领导的行程都很轻松。陪同吃饭的赵广友说：“各位领导的车都安排好了，只有鞠省长的车还没安排，进中南海要报车号和人数……”鞠雪茹告诉赵广友，徐蕊已经和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联系了，中办派车来接她们。赵广友舒了一口气，知道自己不用和中办联系了。大家嘴上没说什么，心里都在猜测着中央领导要与鞠雪茹谈话的内容，猜来猜去，觉得都不准。

下午三点，鞠雪茹准时出现在分管组织工作的中央领导办公室。这个六十多岁领导的笑容经常出现在电视的新闻节目里，现在又出现在鞠雪茹面前。他的普通话里夹杂着南方口音：“雪茹同志，让你从省里过来，是有重要事情要和你谈。”开场白结束后，他微笑的脸上现出庄重的神色，说：“俭荣同志已被确诊为癌症，需要住院治疗。中央领导非常关心俭荣同志的病情，已经要求医院想方设法进行治疗。中央决定，在俭荣同志住院治疗期间，由你主持省委工作。雪茹同志，省委、省政府的工作由你一肩挑，担子不轻啊！”

鞠雪茹没有想到中央领导与自己要谈的竟然是这个内容，她有些紧张地说：“我怕自己胜任不了，辜负了中央领导的期望……”

“雪茹同志，中央相信你！”接着，中央领导提了几条要求，主要是抓好发展，保持稳定。末了，中央领导说：“和你谈完，我要去医院看望俭荣同志，要把中央的决定通报给他。”

整个谈话时间只用了半个小时。

鞠雪茹回到驻京办，根据当时谈话记录，又在笔记本上重新整理了一下。她翻看着笔记本，心绪一片杂乱。虽然自己目前还不是省委书记，但从今天开始就要主持省委工作，在主持省委工作期间，她就是一个不是省委书记的“省委书记”。她已经习惯了做陶俭荣的副手，习惯了自己作为一个执行者的角色，突然转换成决策者，她还有些不适应。她做过松阳市市委书记，那是名副其实的一把手，有过统揽全局的经验。可是，松阳市毕竟是一个地级市，人口不过200来万，地域不过1万多平方公里，全省可是2000多万人，地域可是20多平方公里，下辖10个地级市啊！感慨是没有用的，她努力让自己的心绪平静下来，好好想一想回到省里后的工作。驻京办已经给几位省领导订好了明天早上的返程机票。按照她自己的安排，吃完晚饭后，去看望自己的前任，两年前，这位老省长从省里调到北京担任部长。看完前回来，再见一见自己的女儿冷琦。冷琦所在的学校刚刚开学不久，离家没几天，听到妈妈来了北京，却急着要来看妈妈，并撒娇说要和妈妈一起吃晚饭。鞠雪茹没有让冷琦过来吃晚饭，她不想让女儿掺和到大人的聚会里，也不想让她与驻京办的人走得太近。鞠雪茹让冷琦晚上8点半到驻京办，两人见见面，聊一聊，待上半个小时，就让冷琦回学校。

鞠雪茹晚饭后的安排实现了一半。她晚上8点15分从前任省长家里回到驻京办，刚刚在房间的沙发上坐下，就见徐蕊从走廊对面的房间慌慌张张地跑进来，一边说着：“鞠省长，省里有紧急情况……”一边将手机递给鞠雪茹。鞠雪茹发现，此时徐蕊的表情比昨天接到周清阳的电话时还紧张，心中不免一阵诧异。徐蕊今年29岁，是一个优雅又时尚的姑娘，很少有这样举止近乎失措的时候，不知这是一个什么内容的电话。鞠雪茹接过手机，电话是省政府总值班室打来的，告诉她，天华市石新煤矿于今晚7点40分发生瓦斯爆炸事故，56名工人被困井下。她感到一块巨石忽地压在了胸口，让她喘不过气来，眼睛也霎时变得恍惚，看不清眼前的东西。

“鞠省长……”徐蕊发现鞠雪茹的异样，轻轻唤道。

在徐蕊轻轻的呼唤声中，鞠雪茹仿佛清醒过来，脑子飞快地转了一下，

然后对着电话交代起来。她让省政府总值班室立即通知梁国喜，请梁国喜带领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同志和有关人员立即赶往天华市，指导救援；要立即将事故情况上报国务院办公厅值班室；请孟志明立即召开有省监察厅、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省煤矿安全监察局、省劳动社会保障厅、省卫生厅等部门领导参加的协调会，迅速组成工作组，尽快赶赴事故现场开展工作。

鞠雪茹交代到这里，就听见一声欢快的“妈妈”，冷琦跑了进来。鞠雪茹急迫地说：“冷琦，你先回学校，妈妈有急事要处理。”冷琦看到妈妈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刚想问“怎么了”，就见鞠雪茹冲徐蕊作了一个手势，徐蕊马上牵起冷琦的手，拉她到自己的房间去了。徐蕊让冷琦在自己的房间里待着，然后自己又回到鞠雪茹的房间。

鞠雪茹看看手表，是8点40分，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拨通了卢明的电话，要不是省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鞠雪茹真不忍心影响陶俭荣的休息而给他打电话。卢明接了电话，听完鞠雪茹的话，忙说：“鞠省长，我这就到陶书记的病房去，请他接电话。”

陶俭荣很快接了电话，听完鞠雪茹说明的情况，猛地咳嗽起来，过了一会儿，声音充满焦虑地说：“雪茹同志，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救人，要采取一切措施，抢救被困矿工！要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要以这起事故为诫，做好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陶俭荣一边说话，一边咳嗽。

鞠雪茹应着：“陶书记，我会按照您的要求去做的！”

陶俭荣的话里流露出不安：“雪茹同志，你刚刚主持省委工作，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应该在现场啊！”

鞠雪茹忙说：“陶书记，您的身体无论如何禁不起折腾，还是以治病为主，省里有我们这些同志呢！我看看现在有没有飞往省城的航班，争取尽快赶回去。”

“雪茹同志，你要尽快赶回去啊！”

“是……”

鞠雪茹刚刚与陶俭荣通完电话，梁国喜的电话就打了过来，他告诉她，

自己已与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于方和几名专家在省政府会合，现在就去天华市。

鞠雪茹向梁国喜传达了陶俭荣的指示，然后问道：“天华市的领导谁在现场？”

“市委书记郭志峰和市长马继生正在往现场赶呢。”

“国喜同志，请你马上向他俩传达陶书记的指示！”

“是！”

鞠雪茹收了手机，刚要让徐蕊找赵广友询问今晚的航班，就见赵广友急匆匆地走进来，将一张传真纸递了过来，她接过来，看到是天华市政府传给省政府总值班室，省政府总值班室又传给驻京办转交她的一份事故情况简报。她飞快地扫了一眼，上面的内容很简单，看不出事故现场是一个什么情况。她要赵广友立即联系民航，看看有没有飞往省城的航班。

赵广友给驻京办接待处处长打了电话，3分钟后，接待处处长回话说，有一班从广州飞往省城的航班经停北京，11点10分从北京起飞，因为是“红眼”航班，目前又是民航运营的淡季，乘客很少，有不少待售的机票。

鞠雪茹看看手表，眼下是晚上9点零5分，她说：“就坐这个航班。”她要赵广友向遇天伟和省政协主席、省人大常务副主任通报这个情况。遇天伟人在驻京办，得知省里出了大事，急着要和鞠雪茹今晚一起回去。省政协主席在儿子家，省人大常务副主任在北京大学老师处，要赶今晚的飞机，时间来不及了，他们只能按照原来的安排明天早上回去。

鞠雪茹走出房间，就见冷琦从对门出来，说：“妈，你不是说要和我待半个小时吗？”

鞠雪茹没有想到冷琦还没有走，回头看看身后的徐蕊，想说什么，又止住了。徐蕊一直站在鞠雪茹的房间里，生怕领导有什么事找人，也忘了打发冷琦回校去。鞠雪茹说：“冷琦，妈妈急着回省里，没法和你一起聊了。”

赵广友在一边说：“鞠省长，我安排人送你女儿回校。”

“才晚上9点多钟，正是北京热闹的时候，就让她自己回去吧。”